



UEFA  
EURO 2024  
GERMANY

欧

夜

意志的光芒

柏林之声  
[5]



余体特派记者

林龙

# 巴特基辛根的故事没被忘记

到德国之前就想过，要不要去巴特基辛根看一看？这次不去，以后可能就再也错过了。虽然这座美丽小城是当年茜茜公主、叶卡捷琳娜等帝国时代王公贵族的度假胜地，但对中国足球而言，却早是渐行渐远的往昔。

人非，物也非，但故事不应被忘记。如果这次不去，“08之星”就更埋于中国足球的故纸堆里，永无再见天日的时候。所以，还是去看了一眼。无他，只为追忆中国足球在这里曾有的足迹。在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上，“08之星”虽未曾带来过真正的辉煌，但巴特基辛根的每一个脚印都是认真真走出来的。不应忘记所有为此殚精竭虑者付出的努力。

2004年葡萄牙欧洲杯的采访结束后，时任报社总编辑给了我当地著名华人、经营正阳楼中餐馆的秦小明的联系方式，让我去巴特基辛根采访一下“08之星”的项目。从里斯本到了巴特基辛根后，正赶上了当时足协的领导前来考察。在巴特基辛根当地最豪华的五星

级酒店门口，巴特基辛根市长劳伦巴赫安排了军乐团、仪仗队以及中国国歌等隆重的欢迎仪式。那时的我，把这一天记入了历史。无论作为记者还是作为球迷，都曾以为这将是中国足球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。但20年之后再回到这里，看到五星级酒店已成废墟，当年亲历的人们，也各奔西东。一直为此事不遗余力的秦小明夫妇已回国发展，因“08之星”而结识的当地大音乐家约翰尼斯已过世，劳伦巴赫据称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已经入狱……当年“08之星”的孩子们，大多退役。只有王大雷还依然在为中国足球的荣誉而拼搏着，陈涛则成为了国家队的助教。

“08之星”的立项，是为了让中国足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赢得突破性的荣誉。初衷很美好，但执行过程却从一开始就尽是坎坷。很多足球以外的因素主导了项目的走向。比如，当地政府对开拓中国市场的意

愿强过了为中国足球助力，比如足协方面也并非一如既往地坚持……所以，“08之星”没能达成预期而半途夭折。究其原因，见仁见智。但，“08之星”为骨干的国青队在2005年世青赛上的表现，足以证明其必有的价值。在克劳琛的率领下，这支队伍在三场小组赛踢出了华丽，踢出了属于强队的自信，并为中国足球赢得了新世纪以来或许仅次于打入2002年世界杯的骄傲。但，克劳琛却并没有成为国奥队主帅，征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队也并不是以“08之星”为骨干而组建，最终成绩平平。而随着奥运会的结束，“08之星”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时隔16年之后再来探访“08之星”训练、生活过的巴特基辛根，似乎没大意义。当年的训练场，早已恢复了承担当地中小学开运动会的职责。草皮依然很绿，远处的高山依然很美，但只剩下安静。当年的宿舍，已经没人知道具体的位置。当地人不知道，只有2005年曾偶尔与足协领

导一起吃过饭的当地华人 Frau Ding 依稀记得，虽多方确认后才带我找到这个青年旅馆——现在已变成一个啤酒花园中的宿舍，可据另一个当地的华人称另有其所。当年“08之星”队员们过年的时候会被秦小明夫妇邀请到正阳楼来包饺子，吃中餐，但秦小明回国后这里被房东——巴特基辛根体操及体育联合会收回，但也并未另作他用，只是酒店门口的各种中国元素都已不复存在。只有市政厅还没变，当年我在这里专访过劳伦巴赫，对面的教堂依然巍峨，但也物是人非。最了解当年项目所有细节的是原市政厅秘书长，他还会中文，但却已去世。

欧洲杯期间走访巴特基辛根，虽一无所获，但并非访了寂寞。寂寞开无主的是野花，而“08之星”在中国足球的长河中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无论时光如何变幻莫测，但球迷心中会为它、为“08之星”的这些孩子、为当年为之付出努力的所有人都留有一席之地。

## 我所认识的德国，是完美的大赛举办地

文/沈雷

德国上一次举办足球大赛，还是遥远的2006年世界杯。我有幸作为持证记者采访了那届比赛。

当年世界杯场馆分布在全德十二座城市，而这次欧洲杯是十个，多了杜塞尔多夫，少了凯泽斯劳滕、汉诺威和纽伦堡。杜塞尔多夫其实那一次就是候选，但与不来梅、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球场一同落选。德国如此选择，恐怕也是考虑球场能覆盖更多地区——杜塞尔多夫、门兴与多特蒙德、盖尔森基辛根挤作一团，不来梅则与汉堡过于接近，凯泽斯劳滕、汉诺威和纽伦堡确实能填补更多的区位优势。

时过境迁。凯泽斯劳滕、汉诺威和纽伦堡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德甲球队，失去了存在感。反倒是莱比锡，当年连职业队都没有一支，纯属照顾前东德地区才入围世界杯，如今却因

为莱比锡红牛而成为德国足球不可或缺的一方重镇。资本利用规则漏洞在东德建立起一家强大的俱乐部，而西德球迷们却强烈反对德国足球为资本所污染——这一切本身就充满了反讽的意味。为世界杯而改建的莱比锡球场，还保留了苏式建筑风格的主楼，或许是那个久远时代的最后残存。

对于记者而言（可能对于球迷也一样），德国是大赛的完美举办地——国土面积不大不小刚刚好，又具备了发达的铁路系统，找一处位置适中的驻扎地，去任何赛场都可以当天往返，既不用疲于奔命（如俄罗斯、巴西、南非），也不会因为囿于一地而失去旅行的感觉（如卡塔尔）。

正因为如此，那届采访我只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：去每座球场至少看一场球。目标确实实现了，但直到最后一天才达成。因为常驻地选择在法兰克福——法兰克福与汉

诺威都处于德国的东西中心线附近，前者去南部的斯图加特和慕尼黑更方便，后者则可兼顾北侧的汉堡、柏林——因此一直未去相隔最远的柏林，心想总不会缺席决赛。但季军战与决赛隔天举行，斯图加特与柏林在德国地图上画出一条对角线，这趟终极旅行确实要了老命。

看完季军战已是深夜，连夜从斯图加特赶回法兰克福，没出火车站便直接换车前往柏林，接着是在柏林奥林匹克球场的漫长等待和工作，然后又是赶深夜车返回法兰克福。走出车站时，距离上一次起床已经过去整整48小时。这种特种兵式的赶场工作，恐怕也只有二十几岁的自己才能应付了。

再回忆起当年，疲劳感早已模糊，只剩“达成目标”的成就感。采访也好，人生也罢，最终无非是一次次目标的叠加，才让过去的时光显示出了些许意义。



笔者与罗杰·米拉(左)在火车站偶遇

## 当“70后”“80后”逐渐对欧洲杯失去“饥饿感”……

文/赵睿

近日，我和几位“老炮儿”相聚，聊起足球大赛的采访经历。忆往昔峥嵘岁月，看今朝幸福生活，感叹不已。

我刚进报社不久，就赶上了2000欧洲杯，体育部年长的领导以及年轻的编辑、记者都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不回家，在办公室通宵达旦看球。上午的办公室里千姿百态，主任睡一张钢丝网已破漏不堪的行军床，感觉就像独享五星级大床房一般，其他人地板上铺凉席，实在躺不下就在办公桌子上凑合一下，下午研究报道内容。那时候，我们一天出八

个版的欧洲杯特刊，四五万字的稿量，周而复始，工作强度之大，现在回忆起来都不清楚二十几天是怎么“滚”过来，但大家乐此不疲，连报社门口卖烤羊肉串的小贩都乐开了花——欧洲杯给他也带来“泼天的富贵”。

2012年，是由乌克兰、波兰联合举办的欧洲杯，盼星星、盼月亮，终于轮到本人前去采访。记得当时眼睛都不够用的，一方面是比赛精彩，恨不得全看过来；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度盛产美女，肤白、貌美、大长腿，一颦一笑，风情万种，谁扛得住啊！听当地人讲，人家那里姑娘相亲不兴要彩礼，也不用买房买车，更不要男男方身高、学历、

工资、家境，只要感情合得来，结婚是很简单的事情。欧洲人把足球玩到了极致，大概和他们“简单”的线性思维有关，直来直去，该怎样就怎样，不搞弯弯绕绕。

记忆中大概是从2016年的法国欧洲杯开始，传统媒体受到了考验，对于足球的报道兴趣开始下降。本届欧洲杯前去采访的国内文字记者，大概一巴掌就能数得过来。同时，“70后”“80后”这批足球记者纷纷转型，留下来的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已过，精力不济，开会时间长一点都打盹，很少能像过去那样整宿地聚在一起喝酒、撸串、看球了，在家经常是电视开一宿，醒了比赛已

结束，进球一个都没看见。

另外，平时欣赏欧冠、五大联赛、欧联杯的机会很多，看精彩比赛的“饥饿感”没有了，并不是欧洲杯扩军后水平下降的原因。前几年有报道称，欧洲杯乃至世界杯要改成两年办一届，谢天谢地没有获得通过，这就好比平时人们总抱怨肉不香了，那是天天肉不离嘴，几个月不给吃，你看香不香。

上面提到几位“老炮儿”聚首，有人问记住了2022年世界杯哪些经典场面？一时间面面相觑，真没想起来，有人笑称“革命意志衰退”了。当然，也许是年纪大了，记忆力差了。